

满山 打鬼子

【全传】

薛涛 / 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满山 打鬼子

【全传】

薛涛 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© 薛 涛 2015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满山打鬼子：全传 / 薛涛著. — 沈阳：春风文艺出版社，2015.11

ISBN 978 - 7 - 5313 - 4942 - 6

I. ①满… II. ①薛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61549 号

满山打鬼子：全传

责任编辑 单瑛琪 孟祥鹭

责任校对 赵丹彤 高 辉

封面绘画 武蕴虎

封面设计 杜 江

版式设计 冯少玲

幅面尺寸 170mm×240mm

字 数 384千字

印 张 24.5

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

印 次 2015年11月第1次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

邮 编 110003

网 址 www.chinachunfeng.net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 刷 辽宁奥美雅印刷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13-4942-6

定价:60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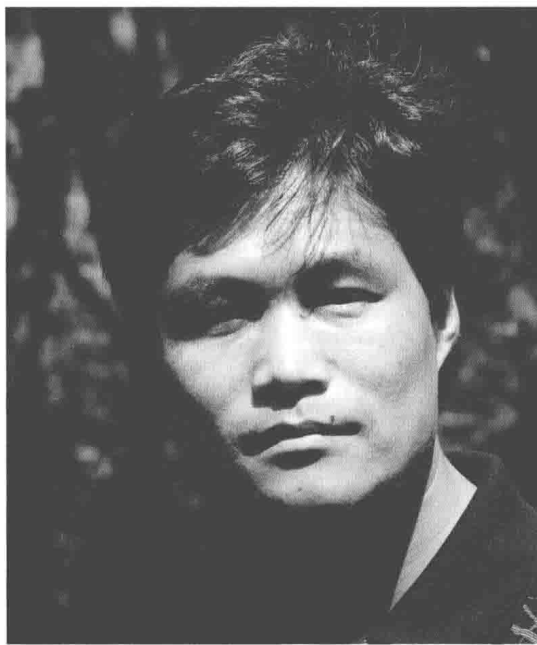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024-23284391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024-44871130

薛涛，男，1971年3月生于辽宁昌图。做过教师、报社编辑。现供职于辽宁省作家协会创研部，副主任、一级作家。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、全国青联委员。

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《随蒲公英一起飞的女孩》《我家的月光电影院》，长篇小说《精灵闪现》《废墟居民》《泡泡儿去旅行》《夸父与小菊仙》《虚狐》《九月的冰河》《白银河》《大富翁》等几十种。并出版有《薛涛作品坊》《薛涛金牌幻想小说》《薛涛心灵成长小说珍藏本》等书系。

获第六届冰心儿童文学奖，第五届宋庆龄儿童文学奖，国家“五个一工程”奖，中国作家协会第五、第八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，国家文化部第三届蒲公英奖，第十九届九歌现代少儿文学奖，首届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等奖项。多篇作品选入大学、中学语文教科书。



目 录



满山打鬼子（全传）上

- 一 耻 / 003
- 二 火窟窿 / 015
- 三 草人传奇 / 024
- 四 老奎爷 / 035
- 五 千寻前传 / 050
- 六 淡月下的直子 / 062
- 七 大勇作·千寻 / 073
- 八 李小刀 / 085
- 九 愤怒的灰精灵 / 099
- 十 海川之死 / 109
- 十一 狼山谷 / 118
- 十二 杨木川战事 / 126
- 十三 队伍开往春天 / 136

满山打鬼子（全传）中

十四 两手空空的战士 / 141

十五 第一颗子弹 / 146

十六 第二颗子弹 / 151

十七 子弹失眠了 / 168

十八 最后一颗子弹 / 213

满山打鬼子（全传）下

十九 艰难的处境 / 257

二十 孤雁 / 266

二十一 深山马戏团 / 272

二十二 飞刀 / 277

二十三 森林火车 / 285

二十四 小伙计 / 290

二十五 第一次接头 / 297

二十六 藏 / 306

二十七 小乞丐 / 317

二十八 重逢 / 323

二十九 绝活儿 / 331

- 三十 落难的格格 / 338
- 三十一 为肉疯狂 (1) / 344
- 三十二 为肉疯狂 (2) / 352
- 三十三 正月前后 / 357
- 三十四 乌鸦造访 / 361
- 三十五 无奈的小兵 / 366
- 三十六 人·鸦·鹰 / 372
- 三十七 奉天空战 / 378
- 三十八 情报 / 385



满山打鬼子（全传）

上

一 耻

1

日本人的到来，让灌水镇的鸟和虫子们活得很紧张。

日本兵的皮靴子踢里趿拉，也不懂得轻点走路。他们一过来，家雀飞得高高的，都要累吐血了。它们之间互相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：下面那些人身上背的东西叫枪，是它们的死敌，比满山的弹弓还厉害呢。蚰蚰儿也哑巴了，不敢拉胡琴了。在这些噪声里拉胡琴，再好听的曲子也都糟践了。满山就不信这个邪，挺着胸脯站在路边，眼看着日本兵的队伍开过镇子。李小刀藏在墙头下面，压低嗓音喊：“满山你不要命了？”李小刀几次伸出木棍捅他，他也不回去。

满山说：“我活得不是好好的吗？”

满山仰起头跟家雀们喊：“你们跑啥？有什么怕的！”

满山还蹲在草丛边上，跟蚰蚰儿喊：“都出来，该拉琴拉琴，该唱歌唱歌，你们怎么哑巴啦？”

……

小心观望了一会儿，它们还是惊魂未定。

紧张的生活没能放松下来。日本兵开走的时候扬起一阵灰尘，这团灰尘一直在灌水镇飘浮着，镇子上下乌烟瘴气的。

观望很长时间，家雀才落回树梢，蚰蚰儿也恢复了演奏。大家似乎放





松下来了，满山的蝥蝥又出事了。这事害得满山趴在灌水车站对面的一片灌木里，足足有半个小时了。

在一个地方老老实实待这么久，满山还是第一次。满山就要憋疯了。满山提醒自己，一定熬住啊，现在还不是下手的时候。

蝥蝥的叫声不时地传过来，蝥蝥的叫声很委屈，它好像在说：“满山——满山——满满，山山——”听着怪可怜的。可是，现在满山只能这么乖乖听着。

灌木丛里很安静。开始还有几只雀儿在鸣叫，满山来了以后，它们不敢叫了。它们很紧张，怕满山再举起弹弓向它们瞄准。它们商量好了，只要他一掏出弹弓，一点儿别犹豫，突儿地赶紧飞走逃命。前几天，有个日本兵举起那种长长的枪朝它们瞄准，袭击了它们的几个伙伴。有两个倒霉的伙伴被打中了，永别了。看样子，那几个兵在用它们做靶子，比赛枪法。

弹弓和长枪，雀儿们都不敢惹。

有两列火车开过去了，开往东面寂静的山岭。这个轰隆隆的铁车子是要把深山里的寂静吵翻天啊。看它们跑得很有气势，等待它们的也许是机枪大炮。满山早就听说了，岭的里边有抗联的队伍。

一列是运大炮的车。大炮被苫布盖着，不过一看那隆起的外形，就知道是大炮。这列火车只有几节车厢，在灌水车站象征性地减慢了速度，然后就急急忙忙地开过去了。另一列是运兵车，车厢里面挤着穿黄军装的日本兵，他们挤啊挤啊，把脑袋从窗子里挤出来了，有几个脑袋叽里呱啦说笑着、指点着。他们可能第一回走进这么深的大山呢，所以很好奇。听镇里人议论，说日本很小，人们都挤在大海里的小岛上。这列火车在站台上停了一会儿，可能是加水，然后开走了。运兵车停下时，满山看见舅舅从票房里颠颠跑出来，弓着腰跟车上下来的日本军官套近乎，还掏出火柴给日本兵点烟。秋风太猛了，也不给舅舅面子，害得他划了两次才点着日本兵嘴巴上的香烟。日本兵满意地拍拍舅舅的肩膀，哈哈笑着，露出一口黑牙。

火车开走的时候，靠窗的日本兵把手伸出来跟车站告别。站台上只有

舅舅一个人，他一手拎着信号灯，一手挥着跟车上的日本兵告别。搞得他都忙不过来了。

满山简直不认识舅舅了！

2

满山的蝮蝮是这样出事的。

两个月前，灌水车站住进来八个日本人。八个日本人交流没问题，跟中国人说话就费劲了，他们需要一个懂日语的中国人协助工作。告示贴出去三天，没人去那里搭茬儿。几个日本兵很郁闷，商量着要跟河野站长学中国话。在他们中间，河野站长就算最懂中国话的了。第四天早上，几个日本兵跟河野站长学着中国话，还一边发着牢骚：好不容易占领了这个地方，还要学这里的语言，很不甘心。正烦躁着，他们的门被叩响了……

这天，海川起了个大早，偷偷揭了那告示来灌水站了。被录用的过程特别简单，海川只跟日本兵叽里呱啦一顿神侃，就考试通过了。这样，海川就成为灌水镇历史上的第一个给日本人做事的人。当年海川在奉天读过几年书，学了几年日语。那时候灌水镇的人都说海川这小伙子可出息了，会说东洋话呢。谁能料到，会说东洋话的结果是给日本人当差。灌水镇的人家开始偷偷告诫自己的孩子们，长大千万别学说东洋话了。

海川要去车站给日本人当翻译，满山的姥爷不让去，海川还有理：“总要养家糊口嘛！我也不能白白学了东洋话，现在有了用武之地，多好的机会啊……”

海川这么一说，姥爷和姥姥都失去耐心了。姥爷把海川的行李扔出去：“谁要你这么养家糊口的？土豆搬家——滚球子！”

就是让海川滚蛋的意思。海川也很识相，索性带上铺盖卷住在了车站，整天像苍蝇糊在牛粪上，长在日本人那里啦。

从海川搬走那天开始，满山就不搭理舅舅了。给日本人当差究竟有什么不好的，满山不大懂。不过，就看家里人那很厌恶的态度，满山就知道





那不是好差事。再说了，满山很不喜欢那几个日本人，跟他们搅在一起还能好吗？

满山不答理海川舅舅了。这还不算，满山还不许镇上的狗接近海川。要是哪条狗跟海川摇头晃脑套近乎，他上去就是一脚，保证踢得它嗷嗷直叫。最早被满山教训的是李小刀家的四眼，后来还有两三条狗也遭到了满山的教训。这几条狗很快就明白了，它们要是跟海川接近，满山就不开心了，情况跟从前不一样了。它们都不想让满山不开心，所以都不再理海川了。它们还跟别的狗说出了这样的意思：大家都不要答理海川了吧。其他的狗没有意见，不答理他就是了。

镇里的狗见着海川，都远远地躲着走了。

镇子上的人也都不拿正眼看他了。老奎爷一看见海川，就把脸转向一边，狠狠吸烟，把烟袋要吸干。妈妈觉得海川给家人丢了脸面，气得把一簸箕谷皮都扬在他身上。

海川笑笑：“姐、大叔，你们别把我看扁了……”

满山插话说：“你本来就是个扁人，还怪人家这么说你？”

满山这样说舅舅，心里甭提多难受了。难道舅舅再也不能像从前的样子了吗？以前跟他在一起给兔子下套子，一起上树摘野梨……多好玩呢！现在满山就是死也不能跟一个“汉奸”在一起了。给兔子下套子这样的事，自己干了。实在不行，找李小刀一起去，反正他不能再找舅舅了。

“其实就是汉奸……”镇子里的人都是这样说的。大家没有公开喊出来，不过这些话像风一样在镇子里流传、存在，但不见踪迹。

整个灌水镇不喜欢那几个日本人。

越是不喜欢，他们好像越是爱跟着掺和。满山在车站附近的草甸子上捉蝈蝈，两个日本兵跑过来，样子很凶。

“走开小孩！走开！这里不许来！”其中一个中国话学得还挺像的。

满山说：“我总在这里玩啊！现在咋就不行呢！你们管不着！”

海川赶过来，跟几个日本兵哇啦几句，再转过身来，一本正经地对满山说：“不能跟河野站长那样说话。我替你给他道歉了。到别处玩去！”

满山不服气：“谁让你替我道歉的？咱们又不是没理！以前你还领我在这玩呢。他们说不让玩就不玩啊！”

“你明白啥，现在这里是皇军的车站要地，不让你来就别来。不懂事是不？”海川的嗓门比任何时候都大。自打给日本人当差，还长脾气了。

满山一肚子火，快把褂子点着了。本来都捉了一只蝈蝈，他打算再捉三只。这样，四只蝈蝈住在一起，鸣叫起来热闹，在一起也不寂寞啊。现在只捉到一只，把它一个关在蝈笼里，多没意思啊！再抓一只也算有个伴儿嘛。满山不走。

满山跟日本兵和舅舅顶着牛，满山的蝈笼暴露在河野的小眼睛下面。这个小蝈笼不可能不引起河野的注意。它实在太晃人眼睛了。蝈笼是选用雪白的席篾儿编的，很精致，在河野看来像个工艺品。本来往年的蝈笼都是舅舅给编的。现在这个是满山自己花了半宿时间编成的，手指都刺破了，细看有淡淡的血迹印在上面。河野两只小眼睛闪着光芒，盯着这件小工艺品，心里盘算着：“要是把这个小东西捎给奉天的女儿，她一定喜欢……”

满山一看这个日本兵不怀好意，把蝈笼藏在身后。河野转身跟海川哇啦了几句，只见海川满脸堆笑，不住地点着头。满山发现，自从去日本兵车站工作，海川就学会了那种讨好别人的笑，脸上也似乎多了皱纹。一定是经常堆着那种笑的缘故了。海川从前就是爱笑的，从前的笑是笑给自己。比如要是套着了兔子，他笑咪咪露出一口白牙，脸上不堆褶子。

海川果然来替河野讨蝈笼了。海川像跟日本兵那样笑着，伸出手跟满山要蝈笼。海川这副样子，让满山感到陌生。

“我的东西，不给！”满山说。

河野的手抚摩着刀把儿，不怀好意，盯了满山一眼。

“河野站长说了，这是皇军的地盘，皇军地盘上的蝈蝈也是皇军的。”海川跟满山说。

这话满山越听越糊涂了。“这不是你带我玩的草甸子吗？不给！”满山躲闪着舅舅，闪来闪去退到河野面前。却被河野冷不防从背后夺去了蝈



笼。河野把蝥笼高高举过头顶，仔细地打量着蝥笼：“呦西！我的小孩子很喜欢这个！”说着得意地走开了。

满山气得大骂，要追上去，被海川拦住了。

“你不分里外啦！”海川跟满山又是挤眉又是弄眼的，那样子很猥琐。

满山不容分说，朝舅舅的胸前打了一拳。

海川疼得咳嗽了几声，就是不放满山过去：“舅舅有空再给你编一个……”

满山一转头扔下一句：“我会来的！”然后跑开了。

打那以后，车站上除了火车的噪声，票房里还时不时传出滴滴的蝥蝥叫。日本兵们都说，那是蝥蝥在唱歌。满山在站台对面听见了，听出那只蝥蝥在找伙伴，根本不是唱歌。它待在那里，太寂寞了。

滴，滴，滴。蝥蝥饿了。

滴滴，滴滴。蝥蝥想念它的伙伴了。

3

满山像老虎一样趴在草丛里，观察着车站上的“猎物”。一阵噼里啪啦的脚步声从身后传来。满山还没反应过来，一个凉丝丝的东西压在脖子上面。

满山心里一翻腾，扭过头一看，傻了。几只大手朝他伸过来。那一刻，不再觉得自己是老虎，分明是一只小鸡，刚长毛的小公鸡。

满山使劲儿挣扎着，嘴里骂着。两个日本兵没几下就把他绑了个结实。满山气得都要哭了。要是有一把枪就好了，没有像样的武器真不行啊！没有力气也不行啊！遗憾的是，满山什么都没有。他没有像样的武器，只有一把能打家雀的弹弓；也没有力气，在两个日本兵手里，这个小家伙儿实在是又瘦又小。趁日本兵不注意，满山使劲儿踩了身后日本兵一脚，日本兵疼得嗷嗷直叫，满山这才心理平衡一些。谁料，紧接着一个嘴巴打过来，有无数颗星星在满山眼前闪耀，站台一下子翻转过来。整个灌

水镇在满山的知觉里混沌而去……

满山再睁开眼睛时，席篾儿做的蝥笼在眼前晃来晃去。满山揉揉眼睛，然后伸手去抓，是空的，再抓，抓到了一只袖子。袖子是河野站长的。河野站长高高举起蝥笼，坐在面前：“小孩，你趴在那里想干什么？”

满山发现，他是在一间黑屋子里面。眨眨眼睛，舅舅的样子渐渐清晰，河野的样子渐渐清晰。舅舅讨好地站在河野身边，像个帮凶。

“谁打的我？谁？”满山揉揉左腮，那里还疼着。满山很想知道是哪个日本兵打了他，这个账他要算算。他至少要给那个日本兵十巴掌才能解恨。

舅舅过来，狠狠地说：“你还横啥！河野站长问你话，你实话告诉他就没事了。”

“是不是他打的我？”满山看着舅舅，指着河野。

“小孩，你在我们车站附近做什么？谁派你来的！”河野的中国话硬邦邦的，听起来比嚼冻豆包还费劲儿。

河野的口气也不耐烦了。

“我看就是你打的我！”满山想站起来。一站，腿是麻的，没能站直。

河野不耐烦，舅舅就不耐烦了，他跟河野一个鼻子出气了。舅舅不耐烦地说：“打也是哨兵打的，河野站长没出过站台。现在不是说这个时候，先回答河野站长的问话！”

“谁派我来的？我派我来的。哈哈，我就是司令，谁还能派我啊？”

河野一愣，没完全懂满山的意思，看着他的翻译海川。海川就把满山的意思告诉给他。他大笑起来，八字胡抖着。

“自己说话算？了不起的小孩！这里是皇军的地盘，你的知道？你来这里想干什么？”

“谁的地盘我管不了。我想弄回我的蝥笼！蝥笼是我的！”满山盯着蝥笼。现在，蝥蝥不叫了，紧紧抓住席篾一动不动。它大概也明白了，小主人来救它了。不过，情况不太妙。

这时舅舅跟河野又是一顿哇啦，河野不断地点头。

舅舅肯定说不出什么好话，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





果然不是好结果。河野不再审问满山的来历，蝮笼却被高高挂在票房的大梁上。满山蹦了几次，够不着。河野跟海川说了，让满山长高了再来取他的蝮笼。舅舅跟满山翻译了河野的意思，说他本人也是这个意思，等长高了有能耐了再来拿它。

舅舅的意思就是河野的意思，舅舅没有自己的意思。

满山愤愤地离开票房，舅舅跟在后面送他出车站。两个日本兵没拦他。这肯定不是舅舅面子大，是舅舅向他们说明了河野的意思，所以他们才给了舅舅面子。

“告诉你妈，舅舅在这里混得不错！以后别来了……长高了再来吧。这么小，拿不回蝮笼。”

满山跑开了。

满山不甘心。

满山跑下站台的时候，身后传来蝮蝮滴滴的叫声。蝮蝮在鼓励他快点长大。

很快远方隐约传来一阵又一阵噼啪噼啪的响声，像春节的鞭炮，把蝮蝮的滴滴声淹没了。几个日本兵在站台上跷起脚、伸长脖子向深山的方向张望。

4

自打老奎爷从奉天回来，傍晚的时候，街坊邻居都愿意坐在他家院子里，听他讲逸闻。老奎爷十几岁就在奉天的戏班子唱二人转，娶了师妹九菊花。夫妻俩最南边唱到营口，最北边唱到呼兰。九一八事变那天，一颗流弹打中了九菊花。老奎爷借了一辆马车把九菊花拉回灌水，在山上埋了。从那以后，老奎爷再没回戏班子。

“老奎，给唱一段不行吗？《西厢记》里的……”棺材铺的老板央求老奎。他自以为在灌水镇还有些面子的。

“肯定不唱。”老奎爷兴奋的脸暗淡下来，没给棺材铺老板面子。自从